

風雨尋夫記

孫韶康

知足常樂

(本文插圖刊第52頁)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人不知足幸福無存。

人無容忍寬諒永無祥和。

每年的除夕，所有金融機構，都延長辦公時間。七十四年的除夕，仍然依照往年的慣例，不能照着平常的日子準時下班，必須要把未結案的公事，整理妥善後才能回家。各單位的工作同仁也隨着習慣，舉行一年一度的歲末聚餐，藉機輕鬆一下身心，再挑燈夜戰。

消遣自己娛樂他人

我們單位的曹科長，老早就建議把聚餐的時間延至過新年，選個黃道吉日後再舉行。她先以科長之尊，請全室同仁吃個豐盛的便當，以示慰勞。大家一致贊成，並欣然接受，但當大家暫停工作吃便當時，我並未向他(她)們看齊，便當仍然放在桌上的右角。被同仁們發現時，都不約而同的說：「是不是胃不舒服？不習慣吃買的便當？還是嫌菜涼米飯太硬？需不需要再溫溫熱？」每一位同事都搶着關懷我。情意之深，令我感激。我的同事們，彼此相處得如兄弟姐妹般。在他(她)們的關懷下，逼我吐出實言：「謝謝諸

位對我的關懷。胃沒有不舒服，更不是嫌菜冷飯硬，只是想把曹科長香噴噴的便當帶回家，和小子一同共享。這個時間他已下班回到家，沉沉的天，絲絲的雨，冷寞寂靜空室無人迎，再加上飢餓與寒冷，可多麼可憐難過！」此話剛出口，就惹得大家前仆後仰，噴飯大笑，誠可謂消遣自己，娛樂他人也！

同事們一面工作，仍還惦記着我。八點鐘到，就又都催我提前離開辦公室。我嘍！也實在不好意思例外，但也不情願推辭掉，於是就來了個「順坡溜」。趕速把桌面上的用品收入抽屜，說大家多偏勞，新年快樂，萬事如意，明年見！

車行經信義路、仁愛路、忠孝東路四段，竟通行無阻。不但沒遇到往日交通嚴重堵塞的情況，連紅燈號誌也只碰過一次。真是千載難逢，必是好預兆。希望一順百順事事順，明年更順，於是加足馬力，緊踩油門。到達家門時，僅僅用了十二分鐘，不及平日的三分之一；雖然只佔了這麼一丁點兒的便宜，我也歡欣滿意。迫不及待的直衝進廚房，正在聚精會神，準備着延時的晚餐，突然間，一隻溫暖的大手，輕輕搭在我的右肩膀，隨即以溫和語調說：「別急！我也是剛剛

進門。」使我緊張的心情立即放鬆，遲備晚餐的一份內疚也消失了，慶幸除夕平安夜。

小子轉身回客廳，扭開電視機，欣賞着螢光幕上「一代女皇武則天」連續劇的播出；習慣性的坐在沙發上，伸着頸子等待，等待着飯菜上桌。

我在廚房裏的動作，向有快馬加鞭的習慣，所以「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把除夕火鍋大餐搬上桌。雙雙共享，快樂的心情未減當年。

近來，每在晚餐過後，我也經常欣賞「一代女皇武則天」連續劇。劇中的女主角武則天，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手段，使朝中的文武大臣，以及上上下下的小卒侍女們都不寒而慄。難怪自古以來，就流傳着一句辱罵女性的諺語：「最毒婦人心」。對男性則謂「無毒不丈夫」。對狠毒的男人居然還稱大丈夫，豈不氣煞衆女性，公平何在？幾乎所有編寫劇本的小說家和藝術家們都愛以女性為寫作的題材，再由聰明的導演們，把不實的故事加枝添葉的渲染一番。在他們合作的塑造下，把女性描繪成仙、成狐、成鬼變妖。要不然就是讓人摸不到看不見，忽隱忽現無影無踪的害人精，令觀衆們看得渾渾沌沌，糊裏糊塗，不知道歷史是假還是真。其實「一代女皇」劇中

的男主角才真正是個不折不扣的殺人魔王，若不是他喜歡玩弄女性，眼睛耳軟，昏庸無才，不識忠奸的話，那會有眾多的忠臣良相悲慘喪命！如此的昏君，豈不該殺有餘辜！此乃我個人觀劇之感而已！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反正時光也不倒流。

管它什麼得失勝負和損益，都沒有回顧與檢討的必要。最要緊的是努力現在，盼望著來年更好。

廚房的工作料理完畢，趕快上床睡大覺，利用三天的長假補足我一年來身上的疲勞是第一。

步步撲汲水濺雙膝

十時剛過，鑽進了暖和被窩，一覺醒來，門鈴聲嘩嘩的響個不停。打掃清潔的阿英總是準時到來。給她開過門，却感寒氣逼人，又瑟縮着身子鑽回被窩，眨眨眼瞇瞇的睡眼，噢！外子床上的枕頭被子怎麼已收拾整齊？勉強睜大眼睛，看看床頭櫃上的小電子錶，才六點零五分。外子雖有早起散步的好習慣，但是近日來天冷又睡遲，已改在室內運動。何況又是個稀哩嘩啦的大雨天，當然不會出房門！

嗯！不對呀！怎麼沒給阿英開門呢？於是我就連續的喊了好幾聲，居然沒得到回音。突然的，我竟下意識的連翻帶滾爬下了床，奔向客廳，轉進書房，拉開小儲藏室的門，慌裏慌張的轉回洗手間，再跑進廚房，連連追問阿英有沒看見先生？阿英被問得一頭霧水，只有傻笑發愣。焦急的心情更升高。一瞬間，又矛盾叢生，不停的勸慰着自己，要鎮靜！要鎮靜！說不定是那位朋友

家，深更半夜發生了特殊事故，電話急請出門。

但是在我們的正常生活中，那怕是走到天涯海角；那怕是近在咫尺，彼此都會事先說一聲，今天爲什麼會反常？我毫不思索的衝出房門，上樓梯、下樓梯，上上下下忘記腰酸氣喘，再按開電梯門，仍然找不出個所以然。猛轉念，快回房間檢查是否有異，果見拖鞋一雙，確定是走出大門無疑。我急慌慌的抓起一把大雨傘，先圍着大樓繞了一圈，然後走到地下室，問問值夜的管理員，守夜人說由深夜到凌晨，沒見任何人走出大門，乖乖，這可真叫人奇怪納悶，前幾天我才剛由小說中看過夢遊人的可怕故事。這麼一想，我全身發冷冒汗。心跳四肢發軟。一時恨不得發動所有的家人、鄰居和親朋好友們幫我找人！

天昏地轉，手足無措，抑制着難平的情緒，朝向外子平日散步的方向走——國父紀念館。頂逆着刺骨的寒風，冒着無情的大雨，雙腳踏着紅磚地，一步一撲汲，污水高濺至雙膝。半途中見一羣民衆，有的穿着雨衣戴着雨帽，有的戴着圍巾撐着傘。再向前更有一隊隊的青年男女，不懼寒風，不畏苦雨，有說有笑，頗有一番情調。青年人的時光多寶貴！我踢踢踏踏的加速腳步，和他（她）們擦肩而過，猛聽得隊伍中哼出了「山川壯麗……」的歌，唉喲！可不是嘛！今天是元旦升旗典禮啊！外子當是爭先參加，我又何必庸人自擾的瞎緊張，自責無知幻想沒腦筋，若讓朋友們知道我演了這麼一場糊塗劇，準會罵我是個標準的神經病！心情轉平靜，想想已走了這麼長的泥濘路，何不親眼看清楚，毫沒猶豫的繼續往

前走，進了國父紀念館的大門，升旗場上已空蕩無人。紀念堂前的長廊上，有羣媽媽少女小姐班，正在表演瑜珈。東面的廊上，有羣老當益壯的阿公和阿婆，正在認真的打太極拳。我收起雨傘，用力甩甩雨水，步上台階，希望幸運的碰見外子。瞪着雙目看遍了長廊四周的人羣，環顧着階下每個撐傘的晨間客。只有悵然而返。邁下台階，再度撐起雨傘，圍繞着宏偉的國父紀念館跑了一大圈，無精打采，垂頭喪氣急行在風雨中。

原來如此聽來順氣

遠望我家窗外平台上，筆挺的站立着一人，仔細看，正是外子迎着寒風，望眼欲穿等待女主人。外子心中早有數，趕快下樓迎我進大門。懷着無限的歉意虛寒又問暖，且說升旗典禮結束立刻就回家來。阿英說你急得團團轉，本想出門去找你，又怕走岔路，只好在家等。說得我滿腔的怨氣，欲發又止。但我還是忍不住的說出一句，「昨晚怎麼不說一聲呢？」回答的更是合情合理：「昨天晚餐雖遲，反而比平日睡得早，所以忘記提。待清晨五時起床時，看你睡得正香甜，我蹣手蹣腳的洗了把臉，輕輕的帶上了門。想我回來時你還不會起床。」理由是越來越充足，讓人聽得越來越順氣兒。但却忘記每天清晨阿英必準時按門鈴，自認考慮很週到，其實呢！是百密一疏，難怪男人持家都是一團亂糟糟。

何必製造這麼多好理由！剛要脫口，一轉念頭：又何必！嘮嘮叨叨是女人的壞習慣，於事無補。常言道，在家在外少計較，忍一句沒有禍，

耐一時有快樂，退一步平坦大道。不如快備早餐，迎接大吉大利的新年樂。

合演攝影秀長相憶

五十年前的今天，外子幫我準備學校的期末大考，四十年前的今天。我和外子在衆多親友的祝福聲中踏上了紅地毯。三十年前的今天，痛苦呻吟在產床上。每個大大小小值得紀念的日子，都讓我刻骨銘心，永生不忘。

七十五年的元旦，又演出了風雨中的尋夫劇。數十年來，我倆相處相聚，同甘共苦，無怨無恨，總是本着家和萬事興的態度，踏着同一步伐，朝着同一方向邁進，在融洽的氣氛中度過每一個晨昏。我倆從結婚那年的元旦開始，除有特殊事故外，必定到照像館攝影留念。說實在的，近幾年來，在拍紀念照的情趣上，的確是無增有減。多半都是捧着自己的照相機，在家中和孩子們拍攝幾張生活照，憑添一份快樂而已！

今年很特殊，也許是外子有了冷落的寂寞感，不然怎麼在好幾天前，就唸唸着元旦可別忘記去照相館。我原本就是哼呀哈呀的應着，尤其經過一陣淒風苦雨的襲擊，已腰酸背痛，那還有心情去照相館！

一想，可別這麼掃人興，外子早已興緻勃勃，我若堅持不肯去，豈不是誠心找碴鬧彘扭？不如從善如流。快快脫去廚房工作裝，換上我的大禮服，坐在梳粧台前，梳洗打扮一番。到了「合歡」照相館已是下午三點。聰明的攝影師笑臉迎客：「二位是不是拍攝紀念照？」外子興奮的忙

點頭。青年攝影師表露出一副誠懇的服務態度，又忙着繼續說他剛才服務過的對象，一對是拍三十週年結婚紀念照，一對是拍攝三十五週年結婚紀念照。你們是四十週年吧！但又不像。我和外子忍不住的一齊問，爲什麼不像？他理直氣壯的說：「年齡不像嘛！」他說得得意洋洋，我倆聽得心花怒放。他越說越帶勁兒，服務的也更加週到，他又說：「我帶你們到樓下攝影棚，那兒有大場地，有新的照相機，還有不同的佈景，可替你二位多拍幾組不同姿勢的紀念照，留待將來有更好的回憶。」青年的攝影師，他可真懂得年長人的心理。這樣聰明的青年人，和父母同住一起時，一定不會有代溝。我倆一會兒站立在一幅大壁畫前，一會兒又坐在盆景旁，坐着的，站着，牽手的，倚肩的，我坐在大鋼琴上彈曲，外子靠在琴旁欣賞各種不同的姿勢，真是五花八門。攝影師手腳嘴巴一齊忙，抬頭、靠攏、微笑、放鬆、看鏡頭。順手扭開大的螢光燈咪咪咪的，攝影師當起了臨時的大導演。我和外子也就在水銀燈下扮演了臨時的男女主角。攝影師頗有一份成就感，我們也如願以償。自得其樂也！

看看腕上的錶，我倆居然在那位攝影師的導演下，演出長達九十分鐘的攝影秀。若是逛百貨公司，那怕是二十分鐘，外子也會不耐煩。

兩線道上硬擠三排車。各型各色的大小車輛，擁擠擠的水洩不通，一寸一寸的牛步前駛，急也急不得，氣也氣不來。好不容易才到達「圓山飯店」大門口，風大雨急，賀客們猶如潮水般的湧進。電梯門外擁擠的情形，有過「中山橋」的路上。電梯不停的上上下下。擠進了電梯，登上了十二樓，邁出電梯門，抬頭看，目不暇給，眼花撩亂。大會廳內外，以及各個角落都被陳列的鮮花擺得沒有空隙。香氣四溢，令人心怡氣爽。結婚的禮台上，佈置更是富麗堂皇。禮台正中央的壁上，懸掛着巨大的龍鳳呈祥，燦爛之光閃閃奪目。龍鳳左右兩旁掛滿達官顯要和士紳們的喜帳喜聯。禮台兩旁有兩個特大號魚缸，缸中有數尾漂亮的大錦鯉，上上下下左右的游得多采多姿，觀禮座上的賓客們看得目不轉睛。司儀高唱「結婚典禮開始！」證婚人、介紹人等依序就位，排排坐在沙發上，面迎新人出場。首先出場的是十二對青年男女，踏着劃一的慢步，併肩走向禮台，然後分隊，由小姐們分別把紅地毯兩旁高架上一大花籃的數支蠟燭一點點。鮮花豔麗，燭花燦爛。伴郎、伴娘和花童列隊緩步，引導着新娘。在結婚進行曲聲中，在紅地毯兩長排的燭光下，在一道道的彩門下，新娘才婀娜的踏着小小的舞步走向證婚人面前。隆重莊嚴而熱鬧的結婚大典正式開始，所有在場的賀客也隨着婚禮的高潮興奮無比。

卿卿我我融融樂樂

走出照相館，快快趕去「圓山飯店」，參加朋友少爺的結婚大典。車行還沒到「中山橋」，交通已是空前的紊亂，車頭接車尾，車尾連車頭

人實在很奇特，有人喜歡熱鬧，有人喜歡安靜。有的人達觀寬厚，不與他人爭長短；有的人心胸狹窄，貪而無厭。其實都是由於觀念上的不

同，以致想法各異。因此，有些人雖有上等吃穿高享受，家庭生活反而不快樂，夫婦之間吵鬧不休。但也有些人是粗食布衣又辛苦，家庭生活却幸福。夫婦之間卿卿我我，一生過得融融樂樂。

騎著驢兒逍遙自得

數年前，我去石門水庫參觀，曾看到一家旅館的牆壁上，懸掛着一幅大壁畫，畫面上有人有

車有馬也有驢，列隊而行。前面是人騎馬，後面的是人推車，當中的人兒騎着驢。騎在驢背上的人不時回頭後看。當知此畫喻意之深。騎馬的人兒令人羨，推車的人兒被人憐。騎驢的人兒走中間。比前雖不足，比後却有餘，騎着驢兒逍遙自得幸福多。知足也！我夫婦倆患難與共四十載，在這動盪的大時代中，歷盡苦辣酸鹹，箇中滋味雖嚼盡，反而有份多采多姿的刺激感。祕訣是自

求多福。永懷着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情，快樂度歲月。
在這滄海桑田的大時代，在人海茫茫中，與人相逢相識已不易，相交知己更爲難。成爲夫婦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奉勸青年夫婦朋友們，要在相互容忍寬諒關愛中求幸福。更要時時刻刻維護着「情緣」無殘缺。讓家庭生活過得朝氣蓬勃永快樂！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歡迎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名人傳記，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工商珍聞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者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爲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六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
- 五、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由「時代文摘」或「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無論採用與否，均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

編輯報告

編者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汪精衛在南京被刺一案，曾經轟動一時。如今由親身目擊，知道內情的許志遠先生口述全案內幕真相，由作家賀恆仁教授執筆，揭開了刺汪案的謎底，極富史料價值，全文將分三期刊完，敬請讀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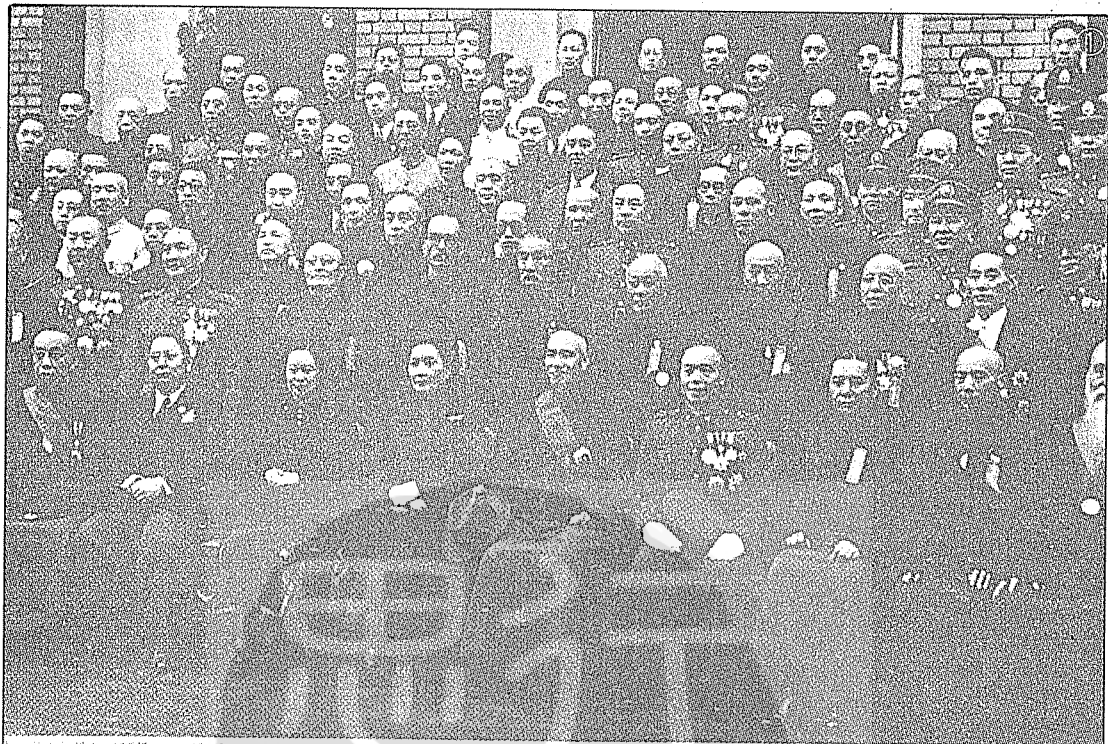
△名作家于凌波先生新作「吳佩孚開府洛陽記」，係就早年在河南遍訪吳玉帥親友故舊，搜羅祕笈所得資料，採取重點主義，凡人所熟知之事蹟從略，注重於內幕真實情況之報導，是一部很有價值的人物傳記佳作。

△咸宜君先生的「蘇曼殊外傳」寫到香山蘇家拓荒扶桑以及蘇曼殊淒苦童年、謎樣身世，文筆生動活潑，引人入勝，讀來不忍釋手。

△本誌二二七期陳祖權「灶王爺擋駕的故事」第一段應爲：「我國傑出外交家顧維鈞博士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紐約逝世。」二二八期一四六頁上段最後一行應爲「處長吳寶雲是趙家驥參謀長東北講武堂的同學，最後祇好不了了之」。

△讀者厲天生先生來函指正本誌選稿缺失，我們非常感謝。厲先生的好意。今後自當注意改進。

△詹世驢先生、吳治民先生、戴剛正先生、李昌來教授、楊瑞先女士等的大作將在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①鄒魯(前排左一)民國37年5月參加蔣中正總統就職典禮時留影。(文見26頁)

②「風雨尋夫記」作者孫詔康女士與夫婿瞿詔華先生合影。(文見67頁)